

对韩汉语教材现状与编写原则

吕文杰

(吉林大学文学院, 中国 长春 130012)

摘要:对韩汉语教材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在中国留学的韩国人使用的汉语教材,一是韩国本土使用的汉语教材。目前两者都很难满足韩国人的实际学习需求。国内通行的教材主要是针对英语母语国家和地区的学习者编写的,很难适应非英语国家,特别是日韩这些汉文化圈国家的学习者;同时教材品种少,难以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特点、不同目标的学习者的需求。韩国本土使用的教材一部分是从中国引进的,这部分教材存在引进随意性大,缺乏连续性,教材老化等更多问题;至于韩国本土编写的教材,则问题更为突出,包括:存在大量词语、语法、注释方面的错误;编排不规范;会话材料中存在大量人工语言,交际价值不高。对此,我们提出了编写高水平对韩汉语教材的原则:突出针对性,体现出韩国语母语者习得汉语的独特性;体现实用性,要做到“四个贴近”;加强科学性,编写包含不同层次,满足不同需求的系统教材;重视趣味性,让师生快乐学习。

关键词:国别化;汉语教材;编写原则;对韩

中图分类号:H195.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225-6296(2016)01-0076-07

我国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经过半个多世纪,特别是近二十年突飞猛进的发展,学科理论体系日臻完善,师资队伍空前强大,教学实绩可谓丰厚。作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的教材建设也取得了累累硕果,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国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今天三十多年的时间内,共出版各级各类对外汉语教材近千种,再加上国外同行编撰的教材,数量就更为惊人了。而且教材种类不断丰富,教材质量不断提升,基本满足了国际汉语推广的各种需求。

但与蓬勃发展的国际汉语推广事业和持续升温的汉语热相比,目前的国际汉语教材建设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针对非英语国家的国别化教材严重短缺就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下面就对韩汉语教材简单谈一点自己看法。

对韩汉语教材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在中国留学的韩国人使用的汉语教材,一是韩国本土使用的汉语教材。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目前的汉语教材都很难满足韩国人的实际需求,存在诸多问题,亟需我们编写出富有针对性,能满足不同目标、不同要求、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汉语学习者学习需求的系统教材。

作者简介:吕文杰,男,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对外汉语教学。Email:wenjielv29@hotmail.com。

基金项目:本文系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哲学社会科学种子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 2014ZZ029)的阶段性成果。

一、对韩汉语教材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中国国内通行的教材

1. 目前国内通行的教材主要是针对英语母语国家和地区的学习者编写的,这些教材主要考虑了欧美等西方国家的语言习惯、社会背景、文化传统等因素,很难适应非英语国家,特别是日韩这些汉文化圈国家的学习者,而日韩学生,特别是韩国学生,目前是我们国家很多高校留学生的主力。据教育部统计^①,2014年共有来自203个国家和地区的377,054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75所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中学习,其中韩国学生最多,共有62,923人,远远超过排在第二位的美国(24,203人)。通用性和针对性既是相通的,也是矛盾的。过去来华的留学生比较少,国别也比较分散,针对某个国家的汉语教材实际价值不高,因而教材主要是为了满足“小联合国”班而编写的,强调通用性是理所当然的,但随着来华留学生的不断增加,“以前单纯为满足走进来学习者需求而编写的‘小联合国’课堂的通用型教材已经不能满足新形势的要求”(李晓祺2013)。针对一些来华人数比较集中的国家,例如韩国,我们就很有必要编写一些针对他们的汉语教材。这些教材强调针对性,但并不否认通用性,我们是在遵循语言学习规律、汉语学习规律的基础上,针对韩国学生习得汉语的特点和难点,有的放矢,加速他们学习汉语的进程。很多学者已经发现了韩国学生在汉语语音、词语、句法、语用习得方面的诸多有别于其他国家汉语学习者的特点,并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如王海峰(2011)的《国别化:对韩汉语教学法》(上、下)。国别化的教材就可以针对这些进行更为有效更为合理的编排。例如,很多韩国学生在学习汉语的数字“一”时,会出现听辨理解的问题,“一”与“二”的混淆是他们母语迁移的结果,我们的国别化教材就可以提醒教师和学生注意这点,防止这种迁移发生。

2. 教材品种单一,难以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特点、不同目标的学习者的需求。现有教材多为来华大学生编写的,为社会上因各种需要而学习汉语的外籍人士编写的教材很少,针对中小学生的教材更是奇缺;通用性的教材丰富,而专题性教材不足。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来华的外籍人士越来越多,他们在社会上充当不同的角色,这些人大多没有时间和条件进入大学课堂学习汉语,但他们也都想对汉语、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适合他们使用的教材需要我们尽快完善。在中国东南沿海和东北三省,有很多韩资或者中韩合资的公司企业,在华韩国工作人员的子女教育也面临着无汉语教材可用的问题,这些孩子一方面要在当地的中小孩接受教育,一方面又集中在一起学习汉语,适合他们年龄特点和汉语学习规律的教材还是空白。大众普及型、入门型教材、网络多媒体教材难觅;旅游、商贸、医用等专题教材虽然有却远远不能满足学习者的实际要求。

3. 已有教材鱼龙混杂。国内的教材近千种,但是真正能得到学界认可的为数不多,广泛使用的更是少之又少。即使被广泛的教材,在实际使用中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选文欠考虑、注释模糊、例句没有代表性。更多的教材则是突击速成,同水平重复,内容陈旧,形式老套,缺少新意和特色。这些各种各样,良莠不齐的教材充斥着我们的市场甚至课堂,增加了我们甄别的难度,妨害了教学的发展。

(二) 韩国本土使用的教材

韩国国内学习汉语的人数也是持续高涨,除了大学的中文专业外,很多中学、大学都将汉语作为必修课,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在韩国也很受欢迎,此外,韩国还有许许多多专门讲授汉语的学院,很多韩国人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汉语。

韩国本土使用的教材一部分是从中国引进的,这些教材多为得到学界认可的经典教材,但由于编写的时间较早,与现在生活脱离、老化是不可避免的,这些教材都是通用性教材,无法韩国学生习得汉语的特性。此外,韩国在引进汉语教材方面还存在随意性大,没有考虑初中高级的配置,没有很好的教学连续性,内容上有些是重叠的,有些是脱节的,缺乏系统性等诸多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最近国内出版了一些新教材的汉韩语对照版,比如《新实用汉语课本-韩国语版》^②等等,但还是没能很好解决对韩汉语教材针对性的问题。

至于韩国本土编写的教材,存在的问题就更为突出了。吕文杰、白水振(2007)曾详细考察了当时韩国部分大学使用的六本代表性的初级口语教材^③(其中大部分兼有综合课教材的功能),从科学性和交际性两各方面指出了这些教材需要改正或改进的地方。直到今天,这些方面基本没有明显的改善。现将这些问题概括如下:

1.教材中存在大量词语、语法、注释方面的错误。④错词如“农人”、“伞子”、“原子笔”、“豫习”等等;错误的句子,如“今天谁来祝我的生日”、“我还没遇到他了”、“我的同屋很学习努力”、“英国教见面佛教,真有意思”、“我把课本统统背住了”、“刮风了,快把窗户关吧”等等。

2.编排不规范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主要包括:(1)拼音是标注本调还是变调不统一,拼音没做到按词连写;(2)生词选择随意性大,没按照难度等级编排,词语超纲严重,生词的注释与课文中的用法不统一,同一个生词在多篇课文中都作为生词处理。

3.会话材料中存在大量人工语言,交际价值不高。有的对话缺乏真实性,有的对话与学生实际水平不相符。例如:

对话一:

A:你好吗?

B:我很好,你呢?

A:我也很好,谢谢!再见!

B:再见!(19)

对话二:

A:今天星期几?

B:今天星期一。

A:明天是星期二,还是星期三?

B:明天星期二。(34)

对话三^⑤:

A:请问,您贵姓?

B:我姓金,叫金惠美。

B:你的名字,怎么写?

A:金是黄金的金,惠是贤惠的惠,美是美丽的美。

A: 嗨,好名字。

4.练习种类单调,数量有限,达不到帮助学生将所学知识转化成技能的目的。

5.教材缺乏针对性。在我们考察的几种教材中,除了有的教材针对韩国学生的特点安排了繁体字和简化字的对照之外,其他方面都没有体现出针对性。

通过以上对韩国学生多用教材的现状来看,无论是我国通行的教材,还是韩国国内编写的本土教材,都不能有针对性地满足韩国学生的汉语学习需求,而韩国学习者又是目前我们最主要的教学对象之一,因而编写出一系列适合各级各类韩国母语者适用的有针对性汉语教材迫在眉睫。如何才能编写出优秀的对韩汉语教材呢,我们应遵循哪些编写原则,采用怎样的编写方法呢?

二、对韩汉语教材的编写原则

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应遵循哪些基本原则,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学者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赵贤州(1988)提出了针对性、实践性、趣味性、科学性四个原则,吕必松(1996)提出实用性、交际性、知识性、趣味性、科学性、针对性六个原则,刘珣(2000)总结出教材编写的针对性、实用性、趣味性和科学性四条原则,这四条原则逐渐成为教材编写者的共识。对韩汉语教材作为使用对象相对明确的国别化教材,其编写也应当在遵循这四条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突出其国别化的特点。我们认为一套优秀的对韩汉语教材应至少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突出针对性,体现出韩国语母语者习得汉语的独特性

对韩汉语教材的使用者都是韩国人,他们在习得汉语的进程中有更多的共性,这些共性既遵循着汉语习得的一般规律,又包含着韩国母语学习者习得汉语的特性。对韩汉语教材理应在突出特性上做足文章,加速学生们习得汉语的进程。韩国学生汉语习得过程的特性,很多学者都做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我们就要充分利用这些成果,使我们的教材更加好用。语音方面,除了声调以外,韩国学生声母学习的难点主要包括唇齿音 f 的听辨和输出、舌尖前音与舌尖后音的听辨和输出、舌尖后音与舌面前音的听辨和输出、舌面前音与舌面后音的听辨与输出、舌尖中音 l 与舌尖后音 r 的听辨与输出;韵母学习的难点主要是 o 与 e 的输出、u 与 ü 的听辨与输出、ou 与 uo 的听辨与输出、前后鼻韵母的听辨与输出。汉字方面,韩国学生具有很大的优势,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当中让很多学者纠结的拼音和汉字的关系问题在对韩汉语教材中就不存在了。词语方面,韩国语中存在的汉字词一方面有利于学生掌握汉语词语,但另一方面,韩国的有些汉字词和现代汉语的词语在字形、语义和用法方面又不完全相同,有时候会影响汉语词语的正确习得,这点需要特别注意。语法方面,汉韩对比研究的成果已能很好的预测和解决韩国学生习得汉语的偏误问题,这些成果应在教材中充分体现。

同时体现出不同年龄阶段的学习特点,体现出不同学习目的的客观需求。比如,韩国国内中小学的汉语教材明显不同于大学的教材,在中国国内的韩国中小学的教材既不同于中国国内大学的教材,也不同于韩国国内中小学的教材。

(二)体现实用性,要做到“四个贴近”

教材中的内容要做到贴近中国的生活、贴近韩国的生活、贴近中国的习惯、贴近韩国的习惯。教材中的语言材料要来源于真实的生活,避免那种为教学而设计的教室语言,避免与事实差距较

大或者日常生活中难以发生的语言,教学中学到的语言能马上运用到实际交际中,使学生时时感受到切实的收获。教材努力贯彻任务型编排模式,使教学过程交际化,为学生提供尽量多的实际运用汉语的机会。

需要重视的一点是,在韩国本土使用的教材,应适当增加练习的数量。练习是陈述性知识转化程序操作性知识必经的过程,好的教材必将是一本精心编辑的练习活动书。增加练习数量,为学生提供充分练习的机会,以尽量弥补在韩国汉语语言环境缺失的缺陷。

(三)加强科学性,编写包含不同层次,满足不同需求的系统教材

从宏观上看,要做到科学性,教材语言首先要规范,是通用的汉语;选用的素材必须贴近生活;内容的组织编排符合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习得和教学规律;词语、语言点的分布要均匀合理,难点分散;解释语言要准确、简明,避免误解;横向教材相互配合,纵向教材紧密衔接,彼此独立,又形成系统。

从微观上看,科学的对韩汉语教材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选文、会话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材料,或根据需要稍加调整。

2.生词符合难度等级,数量合适,生词解释建议采用双语结合,然后搭配举例,扩展为例句的模式。这样可以补充释义的不充分,还可以展示典型用法,熟悉其具体应用环境。释义要简洁、准确、符合学生的实际水平,不求全面,只求典型,能说到点子上,具有针对性和预见性。例句做到典型,能充分体现它的意义、功能及分布;简单,不能增加学生的负担;实用,是生活中实际实用的例子,要贴近学生的生活,交际中常用;中性,避免因文化差异、宗教、政治等原因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也要符合学生的年龄身份思维特点。

3.关于语法项目的选择,尤其是基本句型的确立,我们赞同卢福波(2005)提出的原则,即句型的常用性(包括数量上的高频性、范围上的普遍性、时间上的当代性)、句型的规范性、句型的基本性(有一定的概括性和典型性)、句型的针对性(考虑学习者的交际需要)。

4.练习要充足,杨惠元(1997)曾指出“新一代的教材应该就是一部精心编排的练习集”。要从机械型练习,过渡到技能型练习,再到交际性练习,层层深入,保证练习材料的数量和效果,力争让学生在课堂上将所学内容转化为自己的交际能力。

(四)重视趣味性,让师生快乐学习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优秀的教材定能引导师生沉浸在学习的愉悦之中。年龄越小,对兴趣的依赖也越大,中小学教材的趣味性应当比成人教材更直接,更具体。教材的趣味性和实用性、交际性密切相关,教材的内容是学习者关心的,传授的技能是学习者急需的,提供的活动是学习者乐于参与的,教材的形式(版式、装帧、颜色、配图)是学习者喜爱的。作为对韩汉语教材,可以适当增加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增加学生的认同感,激发更为浓厚的学习兴趣。

要遵循以上原则编写一系列高水平的对韩汉语教材需要中韩两国相关专家通力协作,精心打磨。首先我们要组成一个专家队伍,这个队伍包括韩国的教育主管部门官员、韩国汉语研究专家、韩国的一线汉语教师、中国汉语专家、中国对外汉语专家、一线教师,然后对现有汉语教学和学习理论、韩国学生习得汉语理论、汉语教材编写理论进行系统研究,学习现有成熟教材(汉语教材和其他语种国别化教材)的编写经验基础上,广泛征集一线教师使用汉语教材的实际体会,由专家组

共同研究制定教材的大纲,编写体例,具体版式等内容,定期讨论,定期试用,不断修改调整,不断磨砺,一套优秀的对韩汉语教材才能也必能呈现在世人面前。

注释:

- ①本数据来源于 2015 年 3 月 1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网“2014 年全国来华留学生数据统计”,参见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5987/201503/184959.html>。
- ②《新实用汉语课本-韩国语版》由刘珣主编,2009 年由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
- ③韩国国内的教材以初级教材为主,这跟大多数学习者的需求相关,所以本文重点考察了初级水平的教材。
- ④因疏忽大意或编辑印刷造成的错误已排除在外。
- ⑤这段对话出现在零起点教材的第三课。

参考文献:

- 李晓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材编写》,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 8 月。
- 刘珣:《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0 年。
- 卢福波:《对外汉语教学基本句型的确立依据与排序研究》,《语言文字应用》,2005 年第 4 期。
- 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讲义)》,教育部汉语作为外语教学能力认定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印,1996 年。
- 吕文杰、白水振:《浅议韩国学者编著的汉语口语初级教材中存在的问题》,《中国语文学》(第 49 辑)(韩国),2007 年 6 月。
- 王海峰:《国别化:对韩汉语教学法》(上、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 1 月。
- 杨惠元:《论〈速成汉语初级教程〉的练习设计》,《语言教学与研究》,1997 年第 3 期。
- 赵贤州:《建国以来对外汉语教材研究报告》,刊于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组织委员会编《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8 年 12 月,590-603 页。

The Situation and Principles in Compiling Chinese Teaching Textbooks For Korean Speakers

LV Wenjie

(College of the Humaniti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teaching textbooks for Korean speakers mainly include two categories: those that are used by overseas Korean learners in China and those used by learners in Korea. At present, the two can hardly meet the practical demands of the Korean learners. The general textbooks in China are targeted at English speakers, therefore, unsuitable for the non-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especially unsuitable

for Japanese and Korean speakers in the Han Cultural Circle. Besides, the limited variety of the Chinese teaching textbooks also fails to cater to the learners of different ages, with different features and purposes. Part of the textbooks used in Korea is introduced from China randomly, lacking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As for books compiled in Korea, the problems are more severe; there are many mistakes in vocabulary, grammar and notes; the type setting is not up to the standard; there are too much artificial language in the dialogues, lacking communicative value. Thu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principles in compiling high-quality Chinese teaching textbooks for Korean speakers: targetedness, which highlights the uniqueness of Korean native speakers in learning Chinese; practicability, which fully embodies “The Four Closeness”; scientificness, which means the compilation should be systematic and have multi-levels to meet the different needs; interest, the happy learning for the teachers and the students.

Key words: Nationalization; Chinese textbooks; compiling principles; Korean speakers